



【读心】

慢慢走，欣赏啊

□耿艳菊

清晨，拿起手机，就看到一件有意思的事，一个几乎从来不发朋友圈的朋友刚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他说：“走着走着，被扯了一下，回头看去，原来是这株美丽的仙草在跟我打招呼。青萝拂行衣。这是咱们的相遇相知。”

朋友还配了图片，正是他被一枝青青的藤蔓扯住衣角的情景。我突然笑起来，这不像朋友会做的事，他何时这样关注起这些他眼里“无意义的事情”了？平常被家人朋友硬拉着去山林中游玩，他的一颗心、一双眼都在手机上，不是打电话，就是在微信上打字谈订单，时时刻刻，如陀螺转个不停。他是那种风风火火的人，他的时间，一分钟要做八分钟的事，才觉得没有浪费。而我正相反，做事总是慢吞吞的，八分钟才可能完成一分钟的事。

平常，我对着一棵树或一朵花欣赏，细细辨别一株草，想要知道草木的名字，他若看见，就会很不屑地笑我，有时忍不住了还劝我多做点正事，说：你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多读书、多去写，文章才会越写越好。看看草木就不是正事了吗？我起初也争辩几句，说自然是一本大书，看花看草，看云看山看水，也是在读书呢。后来，我们就都沉默了，他是不想浪费力气和宝贵的时间，说再多，他不认可我的道理，我也不认可他的生活理念。

不由得再去读了一遍朋友的这条朋友圈，发现他竟引用了一句美丽的诗句“青萝拂行衣”，更让我惊讶了，他这样的人，还有闲情读诗？再看藤蔓牵住衣角的照片，诗句引用得如此贴切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那恬静的气息。如果不是朋友的那段说明文字，我不相信这是他拍下的照片。在我看来，能拍下这可爱有趣的一幕，首先是懂得欣赏大自然的美，并深深明白大自然对我们心灵的安抚作用，而且脚步是缓慢的、从容的，这样才会有闲情、闲心注意到生活中那些细微而又美妙的风景。

我想起朱光潜先生曾

提到的阿尔卑斯山谷中提醒游人欣赏路旁景物的“慢慢走，欣赏啊”标语牌，于是就把这句话发给了朋友。发完，准备给他打个电话，谁知他倒先打来了。

我没开口问，他就先笑起来，说他知道我要说啥，他要先告诉我一件稀奇事。前段时间，他晚上总是睡不着，忽然想起读书时有一段时间压力大，心烦气躁，也总是睡不着，有个同学送了本古诗词给他，他每晚睡前读一会儿古诗词，没想到心慢慢地就静了下来。时隔二十多年，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忙得焦头烂额，又一次在古诗词里找到了心灵的宁静。心静了，不想那些世俗的烦心事，自然就睡得着了。

朋友感慨说，人生难免遇到不如意的事，古人真聪明啊，喜欢寄情山水草木，与自然为友。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这世上的每一草一木，原来它们的存在都是有深意的。

我本要笑他，但想到他以前眼里“无意义的事情”已成为生活中很有深意的存在了，不由得联想起前天读书时看到的一段话：“小说如何克服其方法论构造的问题，仍然要回到文学命中注定的基本元素，也就是语言上来，就像绘画的问题归根结底要讲求色彩和光线。”

一个人的一生不也是一部小说吗？方法、技巧、结构很重要，但最重要、最基本的仍是语言。如何把自己这部小说的语言修炼得生动、隽永、耐读、耐品，这是一生的功课。

像《红楼梦》这样经典的小说，开头就已写下了结局，但我们依然会饶有兴致地年年翻开看，只因为书中有令我们一再品读、欣赏的美。支撑小说的看似是严谨的结构、宏大的主题，实际上，一些看起来无用的细节描写才是令小说生动丰盈的关键。

漫漫人生路，看着漫长，其实如同小说的结尾一样，早已定好了的。人生的快乐和意义不是急吼吼地往前跑，而是气定神闲欣赏路上风景的时候所体验到的。“青萝拂行衣”的言外之意，正是“慢慢走，欣赏啊”。



【浮生】

一个人回家

□高绪丽

我喜欢在头天晚上着手准备第二天早饭需要的食材，时间一长，喜欢便成为习惯。把磨豆浆的豆子提前拣好洗净，把需要煎的鸡蛋挨个儿摆到灶台前的瓷白空盘里，这些不算事儿的小事，却能够让时间变得有条不紊。我还喜欢在做早饭的间隙小跑去孩子的卧室，俯下身子小声喊他起床。餐桌前，我会第一个吃完早饭，再去简单打扮，只是不想让自己上班迟到。

起初，我以为这又是所有工作日里不起眼的一天，没想到早上6点钟的一条信息打破原有的沉寂：全体放假一天。曾经也有过类似突然放假的情况，不多，但印象深刻。曾经的我会为这难得的假期满心欢喜，跑去商场，最后抱几件凭一时冲动购买、日后又不常穿的衣服回到家中。现在的我已经过了那个冲动的年纪，如果可以自己说了算，我会选择一个人回家。

回家，回到爸爸妈妈的身旁。其实，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很快击败接下来的无数个其他念头。“我有多久没有独自回去了？”当成为一个妻子、一个妈妈之后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围绕这两个身份转圈，即便偶尔回去几趟，要么是过节，要么是拖家带口。我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守在父母身旁好好听他们讲话了，没有人打断，没有人轻易从他们身边牵走我的视线，好好听他们聊家常？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又常常无从回答。

是晴秋，又恰逢刚开海，活蹦乱跳的海鱼带着海水的浓腥被渔人从筐里“哗啦啦”全部倒在地面上。突然跌落在坚硬的空地上，那些鱼儿显然很不适应，它们极力扭动尾巴，同时溅起雪白的水花，从那些水花里面映出来的天蓝、云白，以及浓浓的、沉甸甸的秋意，让我为这周遭的生动心存感激。我从卖鱼的老板手里接过鱼，回去路上先打电话给母亲。母亲开始很纳闷我为何在工作日回去，当知道我是一个人的时候，她再三跟我确定我只是单纯想回家而不是因为其他原因后，才故作轻松，嘱我路上开慢点儿。

我把车窗玻璃摇下来，把车载音乐调到最大声，或许是工作日的缘故，路上的来往车辆很少，而我的车速也不快，正好方便欣赏周边的风景。道路两旁数不清的青瓦房，不远处绵延的青翠山脉，看似拥有这个季节几十年如一日不变的模样，只有我清楚，这条回乡路乃至它的每一处

风景，随着岁月更迭，都会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不可复制的印痕。

一个人回家，起初的确有些不适应，但现在我开始觉得各有所妙。听说菜园里的小白菜苗又长大了，我要去看，父亲闻言，提上篮子陪我一起去。路过大伯家的菜园，里面开满韭菜花，父亲一脸神秘地告诉我：“我今早才腌了韭菜花，你回去时带些尝尝。”我一脸吃惊地望着他，父亲有些不自在了，“我才跟人学的。你们爱吃豆腐，听说蘸着它好吃。”我眼睛盯着前方，大步跟在父亲一侧，“好，到时我带上。”父亲闻言，明显轻松起来。

从菜园回来，经过别人的菜园，那片小白菜苗明显与旁边其他家的不一样，虽说叶片更宽大一些，但都蔫蔫地趴在地上。我有些纳闷，父亲却一目了然。他说，这些白菜苗的根部有虫子了，早上和晚上看不出来异样，一到中午太阳毒的时候，它们就像被抽去筋骨似的只能趴在地上。它们的根部有了虫子，就无法在阳光底下站起来。我听后，若有所思。

午饭是用大锅做的鱼锅耙耙。鱼在锅底的油汤里咕噜咕噜冒着香气，母亲双手团着和好的玉米面，眼睛打量着前方，然后“啪”一声把玉米饼子甩到离鱼汤很近的位置。随着玉米饼子越甩越勤，父亲抓起一大把玉米瓢添进灶里，得空还指挥母亲甩玉米饼子时可以离鱼汤再近一些，我在一旁忙着拍视频发到“我家”群里，三人各得其乐。

三个人的餐桌也不拥挤。吃完饭后，母亲不像以往那样忙着去刷碗，而是同我们坐在一起聊些家常，东家的孙女今年考上了警察学院，西家的小儿子上个月结婚，客桌太多，是从外面请厨师来做的……遇到母亲讲漏的地方，父亲会及时补充。我听得认真，他们也讲得很有耐心。忽然，母亲起身往另一个房间走去，回来时手里端着个旧饭盒，走到我跟前时还特意掀开饭盒盖让我闻，“瞧瞧，这是你爸爸做的，还挺好吃，回去时给你带着哈！”我笑着仰躺在热乎乎的土炕上，外面已经秋意沁凉，而我全身瞬间被温暖包围。那一刻，天知道我有多么庆幸，在这个难得的假期里选择了自己回家。

看来，我也免不了时间一长就恋家的俗套，可是，我喜欢我的懦弱，喜欢太阳晒完床单的味道、草的气息、蛐蛐藏在锅灶后大声唱着歌……

（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）

【世相】

同学群里的“旧教室”

□朱明坤

老班长建微信群那晚，手机在枕边响了一宿。群名“高一二班永不散”，点开一看，二十多年前的面孔，顶着五花八门的网名，裹着天南海北的腔调，哗啦啦涌出来。“王大头”在新疆晒葡萄干，“李眼镜”在深圳挤地铁，“孙猴子”在老家开了个小卖部。手指划过那些头像，仿佛推开当年那扇掉漆的教室门，粉笔灰混着汗味，劈头盖脸地扑过来。

这同学群，活脱脱就是当年课间的翻版。大清早，王胖子准时发养生经：“生姜泡脚，百病全消。”李静紧跟着甩出带娃崩溃表情包：“辅导作业，命不久矣！”孙猴子冷不丁抛个冰窖级冷笑话，冻得群内鸦雀无声，片刻后又被满屏的“菜刀”表情追杀。插科打诨、鸡零狗碎，活像当年课桌底下飞快传递的纸条，带着人间的热乎气。

去年寒冬夜，群突然静了。老班副张建军贴出张住院单，白纸黑字戳着个“癌”字。群里瞬间死寂，片刻，头像挨个儿亮起来。老班长带头转钱：“给建军买口热乎的。”李静发来长语音，嗓子发紧：“我认识省城的肿瘤专家，号码发你，明儿就约！”孙猴子破天荒没发段子：“兄弟，当年通宵补作业都熬过来了，眼前这点坎儿算啥？挺住！”屏幕被一句句乡音熨烫着，像当年晚自习停电那晚，大家凑的几支蜡烛挤出的那团微弱而坚韧的光。

那日，听说教语文的“老夫子”退休后迷上了广场舞，群里笑炸了锅。老班长上传一张模糊的抓拍照——昏黄路灯下，一个略显佝偻的背影，正对着广场大屏幕笨拙地抬腿扭腰。那背影印在手机屏上，却让群里久久无声。病床上的建军发来哭脸：“当年他没收我的《笑傲江湖》时，可没这么慈祥！”大家笑着笑着，眼眶莫名发酸。不知谁提议，凑钱给老师买个跳舞用的便携音响。三天后，群里晒出一张快递单截图，收件人是“老夫子”的本名，收件地址是当年我们曾无数次溜进去偷摘枇杷的老师家属院。恍惚间，仿佛又看见讲台上粉笔灰簌簌落下之中的身影，看见他念我们作文时镜片后一闪而过的笑意。

同学群里的这方“旧教室”，成了中年江湖的避风港。白天各自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披荆斩棘，带着一身疲惫沉入夜色。点开同学群，王胖子烤焦的韭菜合子在冒热气，建军发来嘶哑的语音：“哥几个，今天又扛过一关！”孙猴子咋呼：“下月我儿娶媳妇，都回来喝喜酒！路费自理，酒水管够！”字里行间，还是当年抢饭盆的劲儿。这里没有精致摆拍，只有赤膊相见的真心，就像回到当年挤成沙丁鱼罐头的宿舍，汗味混着泡面味儿，反倒催出最沉的瞌睡。

群消息闪烁，像当年晚自习教室那排总也关不掉的日光灯管。我们散作满天星，被生活的潮水推向不同岸滩，可总有一根无形的线，拴着最初出发的小码头。老班长偶尔深夜喊大伙：“都睡了吗？”底下常跟着一串秒回：“在呢。”“刚下班。”“刷手机。”无需多言，只这几个字，便足以确认，纵然漂泊半生，我们这群离散的鸟，终有一处虚拟却温暖的巢，安放着共同的来路。它提醒每个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中年人，你非孤岛。